

通鑑總類

三十三







固位門

漢劉勝隱情惜已自同寒蟬

延熹九年杜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人謂之李杜故同時被繫密嘗為北海相行春到高密見鄭玄為鄉耆夫知其異器即召署郡職遂遣就學卒成大儒後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以激已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服待之彌厚

通鑑總類卷第十七

固位門一

晉張華不肯遜位以避災

永康元年尉氏雨血妖星見南方太白晝見中台星拆張華少子躑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

閻續謂張華不早遜位被誅

趙王倫陰與孫秀謀篡位欲先除朝望且報宿怨乃執張華裴頡解系解結等於殿前華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邪林稱詔詰之曰卿為宰相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可覆按也林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遂皆斬之仍夷三族閻續撫張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令果不免命也



王衍恃兄弟居中外為三窟

永嘉元年以王衍為司徒衍說太傅越曰朝廷危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為荊州都督族弟敷為青州刺史語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為三窟矣

宋何尚之復起視事

元嘉二十九年尚書令何尚之以老請致仕退居方山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既而詔書敦諭數四尚之復起視事御史中丞袁淑錄自古隱士有迹無名者為真隱傳以嗤之

唐魏元忠與時俯仰

神龍二年魏元忠自端州還為相不復彊諫惟與時俯仰中

四三十一

通鑑總類卷十七

固位門二

外失望酸棗尉袁楚客致書元忠以為主上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當進君子退小人以興大化豈可安其榮寵循默而已今不早建太子擇師傅而輔之一失也公主開府置僚屬二失也崇長緇衣使遊走權門借勢納賂三失也俳優小人盜竊品秩四失也有司選進賢才以貨取勢求五失也寵進宦者殆滿千人為長亂之階六失也王公貴戚賞賜無度競為侈靡七失也廣置員外官傷財害民八失也先朝官女得自便居外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失也左道之人熒惑主聽盜竊祿位十失也凡此十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元忠得書愧謝而已

李林甫專寵固位



天寶六載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  
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  
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  
明皇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  
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  
專寵固位之謀也



偷安門

吳主問漢政得失

魏景元二年吳主使五官中郎將薛珣聘于漢及還吳主問漢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為至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

東晉陶侃笑王導遵養時賊

咸和五年郭默斬劉胤傳首至建康司徒導以郭默驍勇難制策胤首於大航以默為江州刺史太尉陶侃聞之投袂起曰郭默恃勇所在貪暴以大難新除禁網寬簡欲因際會騁其從橫耳發使上表言狀且與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害宰相便為宰相乎導乃收胤首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其地朝廷得以潛嚴俟足下軍到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



避事門

晉琅邪王參佐多避事

建興元年琅邪王睿參佐多避事自逸錄事參軍陳頴言於睿曰洛中承平之時朝士以小心恭恪為凡俗以偃蹇倨驕為優雅流風相染以至敗國今僚屬皆承西臺餘弊養望自高定前車已覆而後車又將尋之也請自人臨使稱疾者皆免官睿不從

齊謝朓令弟淪飲酒勿豫人事

建武元年以宣城公鸞為太傅領大將軍揚州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進爵為王宣城王謀繼大統多引朝廷名士與參籌策侍中謝朓心不願乃求出為吳興太守至郡致三

通鑑總類卷十七

避事門五

夫

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淪為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

臣光曰臣聞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二謝兄弟比肩貴近安享榮祿危不預知為臣如此可謂忠乎

唐張茂和以淮西之行辭裴度

元和十二年裴度赴淮西憲宗御通化門送之右神武將軍張茂和嘗以膽略自衒於度度表為都押牙茂和辭以疾度奏請斬之憲宗曰此忠順之門為卿遠貶乃貶茂和永州司馬以嘉王傅高承簡為都押牙



東晉桓玄每怏怏於失職

太元十七年南郡公桓玄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朝廷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玄嘗詣琅邪王道子值其醉張目謂衆客曰桓溫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能起由是益不自安常切齒於道子後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遂棄官歸國上疏自訟曰先臣勤王匡復之勲朝廷遺之臣不復計至於先帝龍飛陛下繼明請問談者誰之由邪疏寢不報玄在江陵殷仲堪甚敬憚之桓氏累世臨荊州玄復豪橫士民畏之征虜參軍胡藩過江陵見仲堪說之曰桓玄志趣不常每怏怏於失職道錄卷六十一節下崇待太過恐非將來之計也仲堪不悅

宋王僧達怏怏不得志

大明二年中書令王僧達幼聰警能文而跌宕不拘武帝初踐阼擢爲僕射自負才地謂當時莫及一二年間即望宰相既而遷護軍怏怏不得志累啓求出武帝不悅自是稍稍下遷五歲七徙再被彈削僧達既恥且怨所上表奏辭言抑揚又好非議時政武帝已積憤怒路太后兄子嘗詣僧達趨升其榻僧達令昇棄之太后大怒固邀上令必殺僧達會高閹反武帝因誣僧達與閹通謀收付廷尉賜死

顏竣對親舊有怨言

三年東揚州刺史顏竣遭母憂送喪還都武帝恩待猶厚竣



時對親舊有怨言或語及朝廷得失會王僧達得罪疑竣譖之將死具陳竣前後怨望誹謗之語武帝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劾奏免竣官竣愈懼上啓陳謝且請生命武帝益怒詔答曰卿訕訐怨憤已孤本望乃復過煩思慮懼不自全豈爲下事上誠節之至邪及竟陵王誕反武帝遂誣竣與誕通謀收竣付廷尉先折其足然後賜死

齊江謚以不遷官怨望誹謗

建元四年吏部尚書江謚性諂躁太祖殂謚恨不豫顧命武帝即位謚又不遷官以此怨望誹謗會武帝不豫謚詣豫章王嶷請問曰至尊非起疾東宮又非才公今欲作何計武帝知之使御史中丞沈冲奏謚前後罪惡賜死

北魏裴植以不高遷常怏怏

梁天監十四年魏尚書裴植自謂人門不後王肅以朝廷處之不高意常怏怏表請解官隱嵩山世宗不許深怪之及爲尚書志氣驕滿每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每入參議論好面譏毀群官又表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于忠元昭見之切齒尚書左僕射郭祚冒進不已自以東宮師傅列辭尚書望封侯儀同詔以祚爲都督雍岐華三州諸軍事祚與植比惡于忠專橫密勸高陽王雍使出之忠聞之大怒令有司誣奏其罪

北周賀若敦對臺使出怨言

陳天嘉六年周以函谷關城爲通洛防以賀若敦爲中州刺



史鑑 幽谷致情才負氣顧其流輩皆爲大將軍敦獨未得兼以湘州之役全軍而返謂宜受賞翻得除名對臺使出怨言晉公護怒徵還逼令自殺臨死謂其子弼曰吾志平江南今而不果汝必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以誠之

隋賀若弼以怨望坐免官

開皇十二年以內史令楊素爲尚書右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右領軍大將軍賀若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旣而楊素爲僕射弼仍爲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坐免官怨望愈甚久之文帝下弼獄謂之曰我以高熲楊素爲宰相汝每昌言曰此二人惟堪啗飯耳是何意也弼曰熲

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爲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文帝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恃至尊威靈將八千兵度江擒陳叔寶竊以此望活文帝曰此已格外重賞何用追論弼曰臣已蒙格外重賞今還格外望活旣而上低回者數日惜其功特令除名歲餘復其爵位文帝亦忌之不復任使然每宴賜遇之甚厚

賀若弼恃平陳之功要素不已

二十年賀若弼復坐事下獄文帝數之曰公有三大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旣而釋之仲山文帝謂侍臣曰弼將伐陳謂高熲曰陳叔寶可平也不作高鳥盡弓藏邪類云必不然及平陳遽索內史又索僕射我語類



曰功臣正宜授勲官不可預朝政弼後語頗皇太子於已出口入耳無所不盡公終久何必不得弼力何脉脉邪意圖鎮廣陵又圖荊州皆作亂之地意終不改也

唐劉文靜以功高有缺望之心

武德二年民部尚書魯公劉文靜自以才略功勲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議寂有所是文靜必非之數侵侮寂由是有隙文靜與弟文起飲酒酣怨望拔刀擊柱曰會當斬裴寂首家數有妖文起召巫於星下被髮銜刀為厭勝文靜有妾無寵使其兄上變告之高祖以文靜屬吏遣裴寂蕭瑀問狀文靜曰建義之初忝為司馬計與長史位望略同今寂為僕射據甲第臣官賞不異衆人東西征討老母留

通鑑卷六十七

怨望門九

京師風雨無所庇實有缺望之心因醉怨言不能自保高祖謂群臣曰觀文靜此言反明白矣秦王世民為之固請曰昔在晉陽文靜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克京城任遇懸隔今文靜缺望則有之非敢謀反裴寂言於高祖曰文靜才略實冠時人性復麤險今天下未定留之必貽後患高祖素親寂低回久之卒用寂言文靜及文起坐死籍沒其家

侯君集怨望有異志

貞觀十七年以張亮為洛州都督侯君集自以有功而下吏怨望有異志亮出為洛州君集激之曰何人相排亮曰非公而誰君集曰我平一國來逢嗔如屋大安能仰排因攘袂曰

懋懋殊不聊生公能反乎與公反亮密以聞太宗曰卿與君



集皆功臣語時旁無它人若下吏君集必不服如此事未了  
知卿且勿言待君集如故

李敬業等各以失職怨望

光宅元年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惋命眉州  
刺史英公李敬業及弟敬猷唐之奇駱賓王杜求仁皆坐事  
遭貶魏思溫嘗爲御史復被黜皆會於揚州各自以失職怨  
望乃謀作亂以匡復廬陵王爲辭思溫爲之謀主於是開府  
庫令士曹參軍李宗臣就錢坊驅囚徒工匠數百授以甲遂  
起一州之兵復稱嗣聖元年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  
府三曰揚州大都督府敬業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  
督以賓王爲記室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移檄州縣略曰僞

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克太宗下陳嘗以更衣  
入侍泊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踐  
元后於暈翟陷吾君於聚塵又曰弑姊屠兄殺君鳩母人神  
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又曰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  
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曰一杯之土未乾  
六尺之孤何在又曰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  
后見檄問曰誰所爲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  
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

劉幽求就閑職有怨望語

開元二年或告太子少保劉幽求太子詹事鍾紹京有怨望  
語下紫微省按問幽求等不服姚崇盧懷慎薛訥言於明皇



曰幽求等皆功臣乍就閑職微有沮喪人情或然功業既大榮寵亦深一朝下獄慮驚遠聽遂貶幽求爲睦州刺史紹京爲果州刺史

### 朱泚等皆以失職謀作亂

建中四年涇原兵亂德宗自苑北門出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爲涇帥坐弟滔之故廢處京師心嘗怏怏臣嘗謂陛下旣不能推心待之則不如殺之母貽後患今亂兵若奉以爲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德宗倉猝不暇用其言曰無及矣遂行姚令言與亂兵謀曰今衆無主不能持久朱太尉閑居私第請相與奉之衆許諾乃遣數百騎迎朱泚於晉昌里泚入宮居含元殿設警嚴自稱權知六軍源休以使回紇還賞

四五

通鑑總類卷十七

怨望門十一

薄怨朝廷入見泚屏人密語移時爲泚陳成敗引符命勸之僭逆泚喜然猶未決宿衛諸軍舉白幡降者列於闕前甚衆李忠臣久失兵柄太僕卿張光晟自負其才皆鬱鬱不得志泚悉起而用之先是休以才能光晟以節義蔣鎮以清素都官員外郎彭偃以文學太常卿敬釭以勇略皆爲時人所重至是皆爲泚用

### 蜀王宗佶以罷相怨望

後梁開平元年蜀太師王宗佶旣罷相怨望陰畜養死士謀作亂上表以爲臣官預大臣親則長子國家之事休戚是同今儲貳未定必啓厲階陛下若以宗懿才堪繼承宜早行冊禮以臣爲元帥兼總六軍儻以時方艱難宗懿冲幼臣安敢



請開元帥府鑄六軍印征戍徵發臣悉專行太子親膳於夜  
昏微臣握兵於環衛萬世基業惟陛下裁之蜀主怒隱忍未  
發以問唐道襲對曰宗信威望內外懾服足以統御諸將蜀  
主益疑之宗信入見辭色悖慢蜀主諭之宗信不退蜀主不  
堪其忿命衛士撲殺之

南唐宋齊丘以罷職憤邑尤甚

後晉天福八年唐侍中周宗年老恭謹自守中書令宋齊丘  
廣樹朋黨百計傾之宗泣訴於唐主唐主由是薄齊丘既而  
陳覺被踈乃出齊丘爲鎮海節度使齊丘忿對表乞歸九華  
舊隱唐主知其詐一表即從之賜書曰今日之行昔時相許  
朕實知公故不奪公志仍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一縣  
租稅齊丘乃治大第於青陽服御將吏皆如王公而憤邑尤  
甚



私怨門

漢光武謂兩虎安得私鬪

建武二年賈復南擊召陵新息平之復部將殺人於潁川潁川太守寇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灋率多相容恂戮之於市復以爲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爲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劔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妹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劔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蘭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光武乃徵恂恂至引見時賈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光武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東晉陶侃怨庾亮不欲赴國難

咸和三年庾亮溫嶠將起兵討蘇峻而道路斷絕不知建康聲聞會南陽范汪至尋陽言峻政令不壹貪暴縱橫滅亡已兆雖疆易弱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乃遣督護王愆期詣荊州邀陶侃與之同赴國難侃猶以不預顧命爲恨荅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愆期謂侃曰蘇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四海雖廣公寧有容足之地乎侃深感悟即戎服登舟晝夜兼道而進至尋陽議者咸謂侃欲誅庾亮以謝天下亮甚懼用溫嶠計詣侃拜謝侃驚上之曰庾元規乃拜陶



士行邪亮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保不覺釋然曰君侯脩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即與之談宴終日遂與亮嶠同趣建康戎卒四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遠近蘇峻聞西方兵起用參軍賈寧計自姑孰還據石頭分兵以拒保等

### 劉裕憾刁達德王謐

元興三年初劉裕名微位薄輕狡無行盛流皆不與相知惟王謐獨奇貴之謂裕曰卿當為一代英雄裕嘗與刁達擣蒲不時輸直達縲之馬柳謐見之責達而釋之代之還直由是裕深憾達而德謐蕭方等曰夫蛟龍潛伏魚蝦襲之是以漢高赦雍齒魏武免梁鵠安可以布衣之嫌而成萬乘之隙也今王謐為公刁達二族醜恩報怨何其狹哉

### 唐李晟表張延賞過惡

貞元元年初李晟掌將神策軍戍成汭及還以營妓高洪自隨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怒追而返之由是有隙至是劉從一有疾德宗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德宗重違其意以延賞為左僕射

### 德宗使李晟與張延賞釋怨

二年工部侍郎張或李晟之壻也晟在鳳翔以女嫁幕客崔樞禮重樞過於或或怒遂附於張延賞給事中鄭雲逵嘗為晟行軍司馬失晟意亦附延賞德宗亦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等騰謗於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表請削髮為僧德宗慰諭不許韓滉素與晟善德宗命滉與劉玄



佐諭旨於晟使與延賞釋怨且奉詔混等引延賞詣晟第謝  
結為兄弟因宴飲盡歡又宴於混玄佐之第亦如之混因使  
晟表薦延賞為相李晟為其子請昏於延賞延賞不許晟謂  
人曰武夫性快釋怨於杯酒間則不復貯胸中矣非如文士  
難犯外雖和解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

李吉甫後與陸贄為深交

永貞元年德宗之末十年無赦群臣以微過譴逐者皆不復  
叙用至是始得量移追忠州別駕陸贄郴州別駕鄭餘慶杭  
州刺史韓臯道州刺史陽城赴京師贄之秉政也貶駕部員  
外郎李吉甫為明州長史既而徙忠州刺史贄昆弟門人咸  
以為憂而吉甫至忻然以宰相禮事之贄初猶慙懼後遂為  
深交韋臯在成都屢上表請以贄自代贄與陽城皆未嘗追  
詔而卒



改行門

晉周處砥節勵行

泰始十年初周魴之子處膂力絕人不修細行鄉里患之處嘗問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而人不樂何邪父老歎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父老曰南山白額虎長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若所患止此吾能除之乃入山求虎射殺之因投水搏殺蛟遂從機雲受學筐志讀書砥節礪行比及暮年州府交辟

東晉沈勁變凶逆之族為忠義之門

興寧二年初沈充之子勁以其父死於逆亂志欲立功以雪舊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吳興太守王胡之為司州刺

道錄總類卷十七

改行門十六

史上疏稱勁才行請解禁錮參其府事朝廷許之 臣光

曰沈勁可謂能為子矣恥父之惡致死以滌之變凶逆之族為忠義之門易曰幹父之蠱用譽蔡仲之命曰爾尚羞前人之愆惟忠惟孝其是之謂乎

唐魏元忠捧制感泣

神龍元年天后崩於上陽宮年八十二遺制去帝號稱則天大聖皇后中宗居諒陰以魏元忠攝冢宰三日元忠素負忠直之望中外賴之武三思憚之矯天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

鍾傳以少時暴虎戒諸子

天復元年江西節度使鍾傳少時嘗獵醉遇虎與鬪虎搏



肩而傳亦持虎腰不置旁人共殺虎乃得免既貴悔之常戒  
諸子曰士處世貴智謀勿效吾暴虎也



變詐門

秦張儀誣獻地以絕齊楚之從

周赧王二年秦惠王欲伐齊患齊楚之從親乃使張儀至楚說楚懷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王說而許之陳軫獨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貧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王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兩國之兵必俱至為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

○五八

通鑑總類卷十七

變詐門十八

隨張儀至秦使勇士宋遺借宋之符北罵齊宣王宣王大怒折節而事秦齊秦之交合張儀乃朝見楚使者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使者怒還報楚王楚王大怒欲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因賂以一名都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亡地於秦取償於齊也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使屈匄帥師伐秦秦亦發兵使庶長章擊之戰于丹陽楚師大敗

魏劉曄善伺上意以求合

太和六年侍中劉曄為明帝所親重明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曄入與明帝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



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粲明帝之親臣又重曄執  
不可伐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曄曄講不可之意後暨與  
明帝論伐蜀事暨切諫明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謝曰臣  
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明帝曰曄  
與吾言蜀可伐暨曰曄可召質也詔召曄至明帝問曄終不  
言後獨見曄責明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常恐昧  
夢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  
厭其密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明帝謝之  
曄見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  
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  
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或謂明帝曰曄不盡忠善伺上

五三

通鑑總類卷十七

變詐門十九

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曄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  
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復逃  
矣明帝如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曄遂發狂出爲大  
鴻臚以憂死 傳子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以曄之明智  
權計若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賢何以加諸獨任  
才智不敦誠慤內失君心外困於俗卒以自危豈不惜哉

東魏崔暹頗挾巧詐

梁大同十一年東魏丞相高歡入朝于鄴百官迎於紫陌歡  
握崔暹手而勞之曰往日朝廷豈無廉官莫肯糾劾中尉盡  
心徇國不避豪彊遂使遠邇肅清衝鋒陷陳大有其人當官  
正色今始見之富貴乃中尉自取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暹



良馬東魏靜帝宴於華林園使歡擇朝廷公直者勸之酒歡  
降階跪曰唯遲一人可勸高澄退謂遲曰我尚畏羨何況餘  
人然遲中懷頗挾巧詐初魏高陽王斌有庶妹王儀不為其  
家所齒為孫騰奴騰又棄之高澄遇諸塗悅而納之遂有殊  
寵封琅邪公主澄謂崔季舒曰崔遲必造直諫我亦有以待  
之及遲諮事澄不復假以顏色居三日遲懷刺墜之於前澄  
問何用此為遲悚然曰未得通公主澄大悅把遲臂入見之  
季舒語人曰崔遲常忿吾佞在大將軍前每言叔父可殺及  
其自作乃過於吾

隋文帝謂盧賁反覆不可用

開皇十四年齊州刺史盧賁坐民飢閉民糶除名文帝後復

通鑑總類卷六十七

變詐門二十

欲授以一州賁對詔失旨又有怨言文帝大怒遂不用皇太  
子為言此輩並有佐命功雖性行輕險誠不可弃文帝曰我  
抑屈之全其命也微劉昉鄭譯盧賁柳裘皇甫績等則我不  
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  
慚顏之儀等請以趙王輔政此輩行詐顧命於我我將為政  
又欲亂之故謀大逆譯為巫蠱如賁之例皆不滿志任之則  
不遜置之則怨望自為難信非我弃之衆人見此謂我薄於  
功臣斯不然矣賁遂廢卒於家

唐封德彝議事數變

武德九年初蕭瑀薦封德彝於上皇上皇以為中書令及大  
宗即位瑀為左僕射德彝為右僕射議事已定德彝數反之



於上前由是有隙時房玄齡杜如晦新用事皆踈瑀而親德彝瑀不能平遂上封事論之辭指寥落由是忤旨會瑀與陳叔達忿爭於上前瑀叔達皆坐不敬免官

憲宗遣中使給王弁

元和十四年朝廷議興兵討王弁恐青鄆相扇繼變乃除弁開州刺史遣中使賜以告身中使給之曰開州計已有人迎候道路留後宜速發弁即日發沂州導從尚百餘人入徐州境所在滅之其衆亦稍逃散遂加以柎械乘驢入關署斬東市先是三分鄆兵以隸三鎮及王遂死朝廷以為師道餘黨凶態未除命曹華引棣州兵赴鎮以討之沂州將士迎俱者華皆以好言撫之使先入城慰安其餘衆皆不疑華視事三

日大饗將士伏甲士千人於幕下乃集衆而諭之曰天子以鄆人有遷徙之勞特加優給宜令鄆人處右沂人處左既定令沂人皆出因闔門謂鄆人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為帥於此將士何得輒害之語未畢伏者出圍而殺之死者千二百人無一得脫者門屏間赤霧高丈餘久之方散 臣光曰

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彼列國也孔子猶深貶之惡其誘討也況為天子而誘匹夫乎王遂以聚斂之才殿新造之邦用苛虐致亂王弁庸夫乘釁竊發苟沂帥得人戮之易於犬豕耳何必以天子詔書為誘人之餌乎且作亂者五人耳乃使曹華設詐屠千餘人不亦濫乎然則自今士卒孰不猜其將帥將帥何以令其士卒上下眈眈如寇讎聚處



不問則人相魚肉惟先登者為雄耳禍亂何時而弭哉惜天  
憲宗削平僭亂幾致治平其美業所以不終由苟徇近功不  
敦大信故也

後唐王晏球譏王都挾小數

天成三年初莊宗徇北河以獲小兒畜之宮中及長賜姓名  
曰李繼陶明宗即位縱遣之王都得之使衣黃袍坐堞間謂  
王晏球曰此莊宗皇帝子也已即帝位公受先朝厚恩曾不  
念乎晏球曰公作此小數竟何益吾今教公二策不悉衆決  
戰則束手出降耳自餘無以求生也



姦詐門

漢公孫弘多詐無情實

元光五年公孫弘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於是武帝察其行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大說之一歲中遷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廷辨常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廷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武帝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武帝然弘言益厚遇之

汲黯謂公孫弘為布被飾詐

元朔三年公孫弘為布被食不重肉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

四五二

通鑑總類卷十七

姦詐門二十三

原

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武帝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以三公為布被與小吏無差誠飾詐欲以釣名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武帝以為謙讓愈益厚之

張湯舞智以御人

張湯為廷尉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時武帝方鄉文學湯陽浮慕事董仲舒公孫弘等以千乘兒寬為奏讞掾以古濫義決疑獄所治即上意所欲罪與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武帝由是悅之湯於故人子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思不專平然得此聲譽汲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

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空



皇后及後宮數千人從牛渚西上行遇大雪道塗陷  
士寒凍殆死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吳主聞之乃還

唐安祿山傾巧善事人

開元二十九年平盧兵馬使安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  
明皇左右至平盧者祿山皆厚賂之由是明皇益以為賢御  
史中丞張利貞為河北採訪使至平盧祿山曲事利貞乃至  
左右皆有賂利貞入奏盛稱祿山之美明皇以祿山為營州  
都督充平盧軍使兩蕃勃海黑水四府經略使

安祿山外若癡直內實狡黠

天寶六載以范陽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御史大夫祿山體  
充肥腹垂過膝嘗自稱重三百斤外若癡直內實狡黠常令

其將劉駱谷留京師調朝廷指趣動靜皆報之或應有賤表  
者駱谷即為代作通之祿山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談諧明  
皇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  
物正有赤心耳明皇悅又嘗命見太子祿山不拜拱立曰臣  
胡人不習朝儀不知太子者何官明皇曰此儲君也朕千秋  
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祿山曰臣愚鄙者惟知有陛下一人  
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明皇以為信然益愛之明  
皇嘗宴勤政樓百官列坐樓下獨為祿山於御座東間設金  
雞障置榻使坐其前仍命卷簾以示榮寵命楊鈺楊錡貴妃  
三姊皆與祿山敘兄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為貴妃兒明  
皇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貴妃明皇問何故對曰胡人父母



而後父明皇天悅

比字

通鑑總類卷十七

女奴詐門二十六



漢弘恭石顯共傾蕭望之等

初元二年樂陵侯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蕭望之周堪爲之副望之名儒與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有行劉更生與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元帝甚鄉納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與望之有隙弘恭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明習文灑元帝即位多疾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責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危灑亦與車騎將軍高爲表

通鑑總類卷十七

姦邪門二十七

付

裏望之等患苦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爲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大與高恭顯忤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望之始見朋接待以意後知其傾邪絕不與通朋怨恨更求入許史待詔華龍行汙穢欲入堪等堪等不納亦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退許史狀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爲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執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召致廷尉時元帝初即位不肯召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元帝召堪更生同繫獄



元帝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元帝曰令  
出視事恭顯因使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  
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前將軍望  
之傳朕八年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其赦望之罪收  
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封更生皆免為庶人

恭顯以術殺望之

元帝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為諫大夫弘恭石顯白皆以為  
中郎元帝器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為相恭顯及許史子弟  
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亦上書  
訟望之前事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  
前幸得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

非於上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快  
快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元帝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  
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元帝乃可其  
奏使者至召望之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  
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  
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書  
食元帝乃卻食為之涕泣哀動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  
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元帝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  
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帝之世 臣光曰甚矣孝元之為君  
易欺而難寤也夫恭顯之譖翹望之其邪說詭計誠有所不  
能辨也至於始疑望之不肯就獄恭顯以為必無憂已而果



自殺則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底邪臣之罰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恭顯纔得其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姦臣安所懲乎是使恭顯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也

劉更生上書辨正邪

永光元年石顯憚周堪張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危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臣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賢不肖渾殺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愬轉相是非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

任而災異數見原其所以然者由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譫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

辨乎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臯



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今佞邪與  
賢臣並交戟之內合心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  
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  
之所以重至者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以揆當  
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邪之門廣開  
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  
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顯見其書愈與許史  
比而怨更生等元帝內重堪又患衆口之寢潤無所取信時  
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元帝欲以爲助乃見問興  
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邪興者傾巧士謂元帝疑堪因頌  
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元帝於是疑之

司隸校尉諸葛豐始以特立剛直著名於朝數侵犯貴戚在  
位多言其短後坐春夏繫治人徙城門校尉豐於是上書告  
堪猛罪元帝不直豐乃制詔豐前數稱言堪猛之美今暴揚  
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不信之大也朕憐豐老不忍  
加刑其免爲庶人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聞而不治又

惜其材能未有所効其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槐里令

臣光曰諸葛豐之於堪猛前譽而後毀其志非爲朝廷進善  
而去姦也欲比周求進而已矣斯亦鄭朋楊興之流烏在其  
爲剛直哉人君者察美惡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姦所以  
爲治也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絀若其誣罔則堪猛何辜焉  
今兩責而俱棄之則美惡是非果何在哉



石顯誣張猛令自殺

永光四年日有食之元帝於是召諸前言日變在周堪張猛者責問皆稽首謝因下詔稱堪之美徵詣行在所拜為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猛復為太中大夫石顯筦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

京房指石顯以曉元帝

建昭二年京房嘗宴見問元帝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元帝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元帝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元帝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

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元帝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今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刀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元帝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元帝曰亦極亂耳良久乃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元帝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元帝亦知之謂房曰已



諭房罷出後元帝亦不能退顯也

石顯薦貢禹以自解免

石顯威權日盛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  
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  
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顯聞衆人匈匈言  
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已以諫大夫貢禹明經  
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禮事之  
甚備議者於是或稱顯以爲不妬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  
自解免取信人王者皆此類也 荀悅曰夫佞臣之惑君  
主也甚矣故孔子曰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  
塞其源戒之極也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已而已

矣平直真實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位能必  
核其真然後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後授其賞罪必核其真  
然後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後貴之言必核其真然後信之  
物必核其真然後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後脩之故衆正積於  
上萬事實於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

孔融謂馬日磾曲媚姦臣

建安二年馬日磾喪至京師朝廷議欲加禮孔融曰日磾以  
上公之尊秉髦節之使而曲媚姦臣爲所牽率王室大臣豈  
得以見脅爲辭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禮朝廷從  
之

唐李義府請立武昭儀爲后



永徽六年中書舍人李義府為長孫无忌所惡左遷辟川司馬敕未至門下義府密知之間計於中書舍人王德儉德儉曰上欲立武昭儀為后猶豫未決者直恐宰臣異議耳君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為福矣義府然之是日代德儉直宿叩閣上表請廢皇后王氏立武昭儀以厭北庶之心高宗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斗留居舊職昭儀又密遣使勞勉之尋超拜中書侍郎

### 李林甫深結宦官為內援

開元二十二年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明皇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明皇悅之時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清諸子莫得為比太子浸踈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惠妃德之陰為內助由是擢黃門侍郎

### 李林甫知上指請幸西京

二十四年先是敕以來年二月行幸西京會宮中有怪明日明皇召宰相即議西還裴耀卿張九齡曰今農收未畢請俟仲冬李林甫潛知上指二相退林甫獨留言於明皇曰長安洛陽陛下東西宮耳往來行幸何更擇時借使妨於農收但應蠲所過租稅而已臣請宣示百司即日西行明皇悅從之元載結內侍以探上意

廣德元年以苗晉卿為太保裴遵慶為太子少傅並罷政事進慶既去元載權益盛以貨結內侍董秀使主書卓英倩潛



與往來代宗意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無不合代宗以是愈愛之

盧杞欲出顏真卿於外

建中三年盧杞惡太子太師顏真卿欲出之於外真卿謂杞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然恨之益甚

李懷光為姦臣所排不得入朝

四年李懷光性粗踈自山東來赴難數與人言盧杞趙贇白志貞之姦佞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為也吾見上嘗請誅之既解奉天之圍自矜其功謂德宗必接以殊禮或說王翊趙贇曰懷光緣道憤歎以為宰相謀議乖方度支賦歛煩重

通鑑總類卷十七

姦邪門三十四

東

京尹犒賜刻薄致乘輿播遷者三臣之罪也今懷光新立大功上必披襟布誠詢訪得次使其言入豈不殆哉翊贇以告盧杞杞懼從容言於德宗曰懷光勲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也今聽其入朝必當賜宴留連累日使賊入京城得從容成備恐難圖矣德宗以為然詔懷光直引軍屯便橋與李建徽李晟及神策兵馬使楊惠元刻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竭誠赴難破朱泚解重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快快曰吾今已為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魯店留二日乃行

陸贄極論裴延齡姦邪



貞元十年陸贄以德宗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  
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它無所恤  
延齡日短贄於德宗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  
贄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爲計德宗  
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姦邪德宗  
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贄罷爲太子賓客

裴度極陳元稹姦蠹之狀

長慶元年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爲宰  
相由是有寵於穆宗每事咨訪焉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  
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度所奏畫軍事多與  
弘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姦蠹之狀以爲逆

九九

通鑑卷之六十一

姦邪門三十五

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  
宜肅清朝廷何者爲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祗亂  
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  
與諸將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覺寤制斷無以驅除臣自兵  
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要切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  
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臣素與佞倖亦無讎嫌  
正以臣前請乘傳詣闕面陳軍事姦臣最所畏憚恐臣發其  
過惡百計止臣臣又請與諸軍齊進隨便攻討姦臣恐臣或  
有成功曲加阻礙逗遛日時進退皆受羈索其悉遭蔽塞  
但欲令臣失所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爲  
臣事君一至於此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



臣等聞中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陛下儻未信臣言乞  
臣表使百官集議彼不受責臣當伏辜表三上穆宗雖不悅  
以度大臣不得已以弘簡為弓箭庫使積為工部侍郎



蜀漢諸葛亮謂李平腹中有鱗甲

大和五年漢諸葛亮又與蔣琬書允書曰孝起前為吾說  
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吾以為鱗甲者但不當  
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孝起  
者衛尉南陽陳震也方正者李平也

唐李義府笑中有刀

永徽六年李義府參知政事義府容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  
微笑而狡險忌克故時人謂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  
物謂之李猫

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劍

三九二

通鑑總類卷十七

傾險門三十七

天寶元年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已右及為明皇所  
勢位將逼已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或陽與之善  
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劍

李林甫使裴敦復速奏裴寬

三載戶部尚書裴寬素為明皇所重李林甫恐其入相忌之  
刑部尚書裴敦復擊海賊還受請託廣序軍功寬微奏其事  
林甫以告敦復敦復言寬亦嘗以親故屬敦復林甫曰君速  
奏之勿後於人敦復乃以五百金賂女官楊太真之姊使言  
於明皇寬坐貶睢陽太守

李林甫使楊慎矜發五年堅等事

五載以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兼河西節度使李適之世疎



率李林甫嘗謂適之曰華山有金礦采之可以富國主上未  
之知也它日適之因奏事言之明皇以問林甫對曰臣又知  
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明皇以  
林甫爲愛已薄適之慮事不熟謂曰自今奏事宜先與林甫  
議之無得輕脫適之由是束手矣適之既失恩韋堅失權益  
相親密林甫愈惡之初太子之立非林甫意林甫恐異日爲  
已禍常有動搖東宮之志而堅又太子之妃兄也皇甫惟明  
嘗爲忠王友時破吐蕃入獻捷見林甫專權意頗不平時因  
見明皇乘間微勸明皇去林甫林甫知之使楊慎矜密伺其  
所爲會正月望夜太子出遊與堅相見堅又與惟明會於景  
龍觀道士之室慎矜發其事以爲堅戚里不應與邊將狎暱

卷之四

通鑑總類卷之四十七

領險門三十八

林甫因譖堅與惟明結謀欲共立太子堅惟明下獄林甫使  
慎矜與御史中丞王鉷京兆府法曹吉溫共鞠之明皇亦疑  
堅與惟明有謀而不顯其罪下制責堅以干進不已貶縉雲  
太守惟明以離間君臣貶播川太守仍別下制戒百官

仇士良惡李德裕欲激軍士爲變

會昌二年武宗信任李德裕觀軍容使仇士良惡之會武宗  
將受尊號御丹鳳樓宣赦或告士良宰相與度支議草制減  
禁軍衣糧及馬芻粟士良揚言於衆曰如此至日軍士必於  
樓前誼譁德裕聞之乞開延英自訴武宗怒遽遣中使宣諭  
兩軍赦書初無此事且赦書皆出朕意非由宰相爾安得此  
言士良乃惶愧稱謝



吳周廷望密輸款於徐知誥

後唐天成四年吳侍中徐知詢自以握兵據上流意輕徐知誥數與知誥爭權知誥患之吳越王鏐遺知詢金玉鞍勒器皿皆飾以龍鳳知詢不以為嫌乘用之知詢共客周廷望說知詢曰公誠能捐寶貨以結朝中勲舊使皆歸心於公則彼誰與處知詢從之使廷望如江都諭意廷望與知誥親吏周宗善密輸款於知誥亦以知誥陰謀告知詢知詢召知誥詣金陵除父溫喪知誥稱吳主之命不許周宗謂廷望曰人言侍中有不臣七事宜亟入謝廷望還以告知詢知詢入朝知誥留知詢為統軍知詢責知誥曰先王違世兄為人子初不臨喪可乎知誥曰爾挺劍待我我何敢往爾為人臣畜乘輿物亦可乎知詢又以廷望所言詰知誥知誥曰以爾所為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







